

青县张杰： 一个退伍兵的“心灵公益”之路

本报记者 祁凌霄

他一直抱有这样的理念：个人能力，只有融入群体才会变得更有力量；企业效益，只有服务社会需求，才能转化为更大的效益。从军营到地方，从个人奋斗到创办企业，从简单的一家一户物质帮扶，到成立组织为特殊群体和退伍军人送去心灵抚慰，青县张杰，这位“80后”的河南籍退伍军人，完成了从“物质公益”到“心灵公益”的转变和升华。

社会公益 自个人奋斗时开始

国庆节期间，青县爱国拥军志愿者联合会副会长、河北太平洋建设工程有限公司总经理张杰，带着对功臣模范的敬意，率领10余名志愿者，在青县人武部和退役军人事务局工作人员的陪同下，走街串户，为功臣模范和烈士遗属们送去物质和精神上的慰问，再次践行了昔日立下的做好“心灵公益”的愿言。

张杰是大个子，身材魁梧，不善言谈，淳朴憨厚。但出身行伍、自主创业、精于射击的阅历和爱好，使他养成了清晰和精准的思维模式，也养成了坚韧的性格。对于做社会公益，他有系统思考和有组织的持续实践。

张杰第一次做公益约是2008年在河间。那时他从部队转业已经好几年了，跟着修高速公路，自主创业。自主创业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小有成绩，也受尽挫磨。不过越是经受磨励，张杰就越能切身体会到他人的不容易。

那年在沙洼乡一带，张杰跟着当地爱心队伍去给贫困家庭送米送油，当走完200多户贫困家庭时，他心生感慨：“万万没有想到，还有这么多的贫困家庭，缺衣少穿，日子过得那么苦。”那次帮扶，过去了10多年，一些具体情节已经在记忆中模糊，但有几户被帮扶人家的情景，他至今难以忘记：“眼前是几间破房子，碎砖头码成东倒西歪的一道矮墙，院里是荒草，门口也都是乱柴乱草，连条正经的路都没有，里面住着一个妇女。”张杰回忆，“这个妇女是外地人。她说什么我们听不太懂。当地人讲，她丈夫早已不在了，就她一个人，和邻居们少有来往。”一个外地妇女，孤零零在异地他乡的庄稼地里刨食，日子过得多么艰辛可想而知。“脸上是菜色，表情有些木，天很冷，穿得却不厚，我往她屋里看，黑乎乎的看不太清。似乎没一件像样的



国庆期间，张杰（左）慰问功臣模范。

家具。她看到我们送去的東西，扎撒着手，不知说些什么才好。”当时张杰就掉了泪，他想到自己几年来的奋斗，又想到母亲，在人群中转过身。

那次帮扶，还有几户人家让张杰难以忘怀：“他们都穿戴好了站在家门口迎接我们。从穿着看，显然是为了迎接客人，才找出最好的衣服穿上了，但那几身衣服皱皱巴巴的，很旧。”张杰估摸了一下几个人的身材体量，回去后，买了几件新衣服，再次送了过去。“他们穿新衣服，拉着我的手，一直往外送。看着那种高兴劲儿，我心里越发酸楚。”其实，除了物质的贫乏之外，这些贫困家庭还缺少心灵和精神上的抚慰。从那时起，以后要做心灵公益的思路，慢慢在他脑海里清晰起来。

奉献之心 在家庭和军营里萌生

张杰原籍河南，退伍转业的父亲在青县华北油田落户，张杰就在这里出生。虽然他小时候人们的日子普遍过得一般，但因父亲在石油上工作，有工资收入，日子比一般家庭要好一点。“我和姐姐还小的时候，父母常会买一些水果、糕点给我们解馋，家里也常会来一些小伙伴玩。”上世纪80年代初，往往过年过节才会有糕点

和水果吃，一般的家庭舍不得买；即使买了，也舍不得给别人吃。“父母很大方，从来不把零食藏起来。只要小伙伴来家玩，父母都会把水果、点心、糖块盘子端出来，或让我和姐姐去拿，分给小伙伴们吃。看他们那个馋劲，吃得那么欢实，我和姐姐都很开心。把自己的东西给小伙伴分享，是一件挺快乐的事。”

因是军人出身，张杰的父亲还常领着孩子们看红色电影，给他们讲红色故事，讲雷锋式的模范战士。从小耳濡目染，长大后，张杰也和父亲一样，走进了军营，先当驾驶员，后进炊事班。初到军营里，大家都挺喜欢这个虎头虎脑的小兵，喜欢和他一块出操、训练、聊天。张杰也投桃报李，只要改善伙食，都提前向战友们“宣告”，每回家里寄来新鲜玩意儿，他自己留一点，剩下的都拿出来给大家分享，在部队很快就落了个好人缘。虽然那时才十八九岁，但通过红色教育和部队培养，他有了很强的组织纪律原则。

在部队里，他有立功表现，领导找他谈心，想给他评三等功，并预备介绍他入党。三等功和入党，对一位新战士而言是多么大的荣誉。张杰心里起了波澜，然而回到宿舍他想了很久，觉得自己并没做什么了不起的



走在公益的道路上

事，很多老兵做得比他好。自己如果立功受奖，对那些老战士来说，有点不公平。而且不少老兵面临退役，以后恐怕就再也没有在部队受奖的机会了。于是他找到领导，提到几个人，说他们做得都很好，至少比自己要强，还是把这些荣誉给他们吧。

就这样，张杰把荣誉让了出去，但部队还是在1998年他退伍以前，给予了优秀士兵的称号。

精神抚慰 从物质捐献中升华

张杰的爱心付出在河间发起，他

的第一个爱心组织也在河间成立。零零散散做了近十年公益之后，张杰感觉靠个人做公益，力量太小了，必须得融入社会，吸纳志同道合的朋友，才会壮大力量；虽然所在公司也有不错的效益，但企业挣的钱再多，个人消费也是有限的，企业效益转变为社会效益，才会变得更有价值。于是在2018年，他作为重要发起者的河北孝心慈善基金会河间站成立了，因为他原籍河南，随后又成为沧州河南商会的副会长。这样一来，大家抱团做公益，力量就大多了。

组织成立起来后，仅三年时间，他就和伙伴们慰问困难群众和军烈属135次之多，公益活动也从河间、青县转向沧州市区。鉴于他在公益事业上的贡献，张杰被国际公益大使授予2020年度爱心公益大使，担任青县爱国志愿者联合会副会长，被新华区表彰为拥军爱民先进个人，也成为了市政府行政执法监督员。

在沧州做公益期间，张杰起得很早。他常发现，环卫工比他起得还早。他走在街上时，环卫工人早已把街面打扫得干干净净。大清早的街上冷冷清清少行人，他看到最多的是环卫车送垃圾的匆匆行色和工人们扫落叶沙沙的声响。这些勤劳的环卫工人，他们热爱自己得来不易的岗位，起早贪黑，还城市一片洁净，也让人心灵得到净化。红马甲们或瘦弱或疲惫的身影，在他心里变得异常高大。于是在腊八节期间，他发起送腊八粥的活动，给早起清扫街道而不能在家过节的环卫工人，送去一碗碗暖心甜心的粥饭。今年7月，河南水灾，他又积极组织沧州的河南籍老乡，为灾区送去大量救灾物资。

青县退役军人事务局和青县武装部曾对张杰近年来的公益有过统计：先后慰问贫困老人55户，空巢老人12户，孤寡老人25户，看望抗战老兵43人，给环卫工人提供八宝粥150人份……

“环卫工人、空巢老人、抗战老兵、志愿军退伍战士们不缺吃喝，但他们的心灵需要社会抚慰。我得为他们做点事情。”张杰说。近期，张杰又开始了筹划：定向定期为退伍老军人、抗战老兵、志愿军退伍战士拍照；请他们座谈，谈红色故事，录制音视频资料，出版刊物刊载他们的英雄事迹。这样，就能给这些老人们奉献更多的心灵抚慰和精神食粮了。

『文化八仙桌』系列访谈第一百四十八期 狮城文创 雄狮情怀



本报讯（记者祁凌霄）狮文化是沧州的标志性文化符号之一，今年中秋节日期间，狮城人创作的带有铁狮子和狮子印记的月饼，夏日的网红雪糕等食品饮品，让狮城百姓眼前一亮，狮文化从研究、造型复古向文旅创作、融入时代精神、融入大运河文化等方面递进。17日上午，“文化八仙桌”系列访谈，将以“狮城文创 雄狮情怀”为题，邀请有关文创工作者对沧州人创新狮子形象、融入时代精神等方面进行探讨。

本次访谈邀请的嘉宾是王春周、孔德欣、张立民、马静。其中王春周是市文联副主席、美协副主席、文创专家和雕塑壁画家。近期，他曾以传统民间狮子滚绣球为元素，融南北狮子于一体，创作了三组狮雕，展现了时代风貌。孔德欣是沧州城市动漫IP城市吉祥物“吼吼狮”的首倡者，提出“创作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助推城市文化”观点，开掘狮子文创品的同时，又推出防疫科普系列。张立民和马静是清风市集的倡导组织者。5个月前，组织了沧州铁狮子文创大赛活动。

狮城人从何时开始狮子题材的文创？经历了哪几个阶段？国家领导人曾提出，中国是一只和平的、可亲的、文明的狮子，文创人如何理解这一重要论述，创作中怎样融入？沧州文创狮子作品有哪些类型，有什么用途？狮子文创品如何融入城市和大运河文化带建设，呈现本地人文精神？狮子文创品带来了哪些经济或文化上的效益？这些问题都将在访谈中涉及。欢迎热心读者入群互动。

时间：17日上午9点
电话：18833783089



今春，本报刊发了《补正山东人眼里的“缺角碑”》一文，对《书法导报》刊载的王强《山东省博物馆访〈刁遵墓志〉》进行补正。8月，补正文章被《南皮县书法志》收录。日前，南皮县党史办原研究员王玉良先生在《南皮县书法志》上读到此文后，专门为笔者提供了《刁遵墓志》何以入鲁的详细经过。经过8个多月的研究补充，笔者找到《刁遵墓志》至少在康熙二十五年（1686年）就有拓本流传的确证，而沧州有关研究者甚至提出明代就已出土之说。

王玉良说，上世纪80年代，国民党元老张继的本家作家张鸿举先生，在山东省委党史研究室帮助写党史，曾到山东、江西、北京等地采访在南皮工作过的老干部。张鸿举告诉王玉良，他在山东见到了《刁遵墓志》，用红布蒙着，不让拍照。并说是当时的南皮县县长高汉章命人送到山东惠民的。2002年，王玉良著《南皮古今人物》，写到刁遵，此时张鸿举先生已故，他凭记忆写了：“1945年日本投降，南皮城解放。土改中，在状元府夹皮墙中扒出缺角碑，县长高汉章派人将其送到渤海军区驻地惠民，之后转德州、济南，现存故宫博物院。”王玉良说，对于这段历史，后来发现自己记述有误。

2005年，王玉良因事到沧州拜访已从沧州地委书记任上退下的高汉章，其间谈到《刁遵墓志》入鲁的经过。高汉章说：“1945年我军打进南皮城里，有人告诉我，在张

南皮“缺角碑”何以入鲁？ 发现时间或在明代

祁凌霄

之万状元府的书房里发现历史上有名的国宝“缺角碑”《刁遵墓志》，人称天下第一碑。我马上打电话报告领导，遵照上级指示，第二天用马拉轿车送到惠民……在大财主张辅臣夹皮墙发现了价值连城的翠质狼牙碑，有一尺多高，及时送到上级文物部门，现存济南市。前些年我还在济南见过呢。”

王玉良说，《南皮县党史大事记》记载，1945年9月27日上午9点，我军全歼伪军，进入南皮城，结束战斗，南皮县城宣告解放。1946年2月，开始“四十天运动”的土改。将《刁遵墓志》送山东惠民是1945年9月28日，并非土改中。时南皮属山东省。

《刁遵墓志》出土时间，在关于此碑的题跋中多有涉及，说法不一。笔者曾收藏一纸张之洞撰文的《沧州王君伯樵墓志铭》拓片，文中谈到《刁遵墓志》。近在研究张之洞时，检河北、湖北出版的两种《张之洞全集》，对此文都有收录。文中说“我县南皮有后魏《刁遵墓志》，在北碑中为第一，然从来著录，无言其阴有文者。君洗剔得之，其书体芒错如新，神采道丽又胜其铭。乃买其石以归于沧。南皮文人不平，至贻书争之。”王伯樵（1800年—1867年），道光咸丰时畿辅名金石学家，隋《王僧墓志》发现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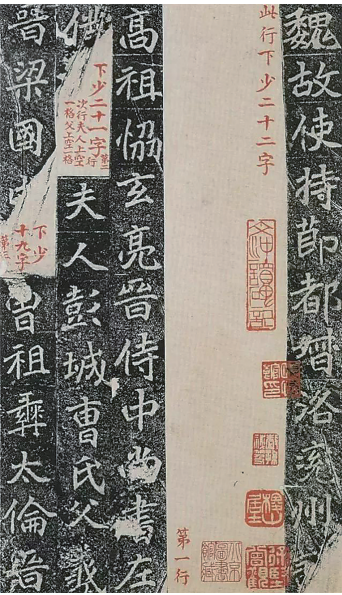
时为沧县张旗屯村人（今属南皮），所以南皮文人不平。至于王伯樵买石归沧，并没有其他文献可佐证，只知他曾重刻《刁遵墓志》。而他一度到山东依附叶圭书，与其弟叶圭绶一起研究金石之学，推测因他与叶圭书是表兄弟，叶身为朝廷大员，受赠或买墓志不便，由他出面代买也未可知。资料阙失，一时也说不清楚。张之洞说“从来著录，无言其阴有文者”两句，很容易误解成是王伯樵首次发现了碑阴文字。实际上，志阴文字在康熙时就被发现了。

十余年前，著名收藏家杨鲁安先生回原籍沧州参加沧海印社社庆，笔者与之有过长时间攀谈，其中谈到《刁遵墓志》。原来杨先生藏有《刁遵墓志》渤海王氏初拓本，志阴志阳俱全，而杨先生也著文发表于1993年第3期《书法杂志》，说明购藏经过及王襄、陈钟年、方药雨等阅、题、跋的情况。如志阴志阳属同时期初拓，则志阴发现时间并不晚，按常理揆度，发现墓志正面有字，再看背面有没有字，也属正常。杨鲁安说，渤海王氏初拓本的志阴，较嘉道时拓本多出40余字，是以初拓无志阴之说有误，只是没有著成文献而已。这可佐证王伯樵非发现志阴文字的第一人。至于渤海王氏与王伯樵的关系、民国

南皮曾宝典发现仅损一字的志阳全文是原石拓本还是后刻拓本，手头没有资料，目前尚难说清。

1954年，方药雨在《拓墨鉴题稿本》中说，他此后曾为张笑秋所藏志阳本题跋：与渤海王氏藏本皆第一等物。张本拓后余纸有二大印，“戴王纶印”，“乙未榜眼”，不假。戴王纶，为默菴先生后裔，顺治十二年乙未榜眼，据此知王志出土相传雍正年间，当在“雍正康初”（原文如此）。戴王纶亦沧州人，笔者去年曾见沧州戴氏家藏戴王纶行书一帧，属款“丙寅”。考戴王纶生于崇禎元年（1628年），卒于康熙二十六年（1687年），丙寅正是其去世的前一年（旧说戴王纶卒年有误）。由此可推，《刁遵墓志》于康熙二十五年之前（1686年）就已有拓本传世了，志石出土时间或许更早。

另外，上海书画出版社2000年12月1日出版的《刁遵墓志》字帖（方传鑫编），收录志阴志阳初拓本。在介绍中，编者谈到此志于雍正时出土，盐山叶氏、张之洞递藏。盐山叶氏乃沧州叶氏之误、张之洞乃张之万之误，前文已经述及，而据方药雨所题本有戴王纶印的志阳拓本来看，雍正出土之说亦误。不过这本字帖收录的拓本里，有桂馥跋和铃印，其一印是“零珍



藏”，其二是“老苔”。桂馥号雪门，晚年自号“老苔”，嘉庆十年（1805年）去世，而此时王伯樵不过虚岁6岁，是以也可佐证王伯樵之前，志阴早就有拓本流传。

最后，海兴历史文化学者刘立鑫告诉笔者，他曾于20多年前收藏过一本明拓《刁遵墓志》，后转让给他人，今已不知在何方。对此本，笔者无缘见到，难以断定，刘立鑫也以孤证难证，未公开发表观点。如确如所言，那么《刁遵墓志》的出土时间，又添一新说，大大提前了。

为考证《刁遵墓志》，笔者前后耗时8个月之多，但千头万绪，关于志石递藏、复刻、修补、拓本、志文内容、缺损文字、出土年代等尚没有清晰准确的认识，即使暂时以为可以自圆其说了，但又会有新资料突然冒出来推翻自己的观点。金石、历史之研究，信为难矣！

